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茗溪漁隱叢話

前後集

(四)

胡仔纂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專



茗溪漁隱叢話

前後集

(四)

胡仔纂集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話叢隱漁溪茗
集後前
冊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纂集者

胡

仔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張

七二九上

張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二

六一居士

東坡云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上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見黃牛滯客舟。右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于公云。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干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邪。旣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可回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

六一居士傳云。居士初謫滁州。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

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

茗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斐云。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惟吾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修爲詩。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於此。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晻靄。下壓后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竅。千岩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洒石缸。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常惡其學幻而言嘵。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靡。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玨。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硜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

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洒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觀介甫明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回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君妃出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尙有哀絃留至今。

復齋漫錄云。文忠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亦作泥。山谷六言詩。潤花小雨斑斑。藝苑雌黃云。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煙雨不能然也。

蒼溪漁隱曰。歐公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汪彥章云。路行歸雁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彥章雖體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概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游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嚼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因榜其游從之地爲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蒼溪漁隱曰。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玩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浪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兩間。皎皎挂寒鏡。餘輝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于此事。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鼎史云。文忠早朝詩云。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爲美句。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青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不用漢闕也。

夷白堂小集云。中秋夜待月詩。和者數人。趙承之一聯云。古來此景難經歲。今夜誰家不倚樓。孫平父一聯云。坐待銀盤生海底。俄驚金餅上雲頭。尤爲佳也。蒼溪漁隱曰。余評前一聯自在。語意俱到。後一聯用銀盤金餅。止是詠月。何獨中秋。吾無取焉。

茗溪漁隱曰。古人賦中秋詩。例皆詠月而已。少有著題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蘇子瞻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蓋庶幾焉。如杜子美劉夢得皆有八月十五夜詩。祇是詠月。然亦佳句也。子美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路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夢得云。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里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儵然是玉京。

茗溪漁隱曰。永叔喜雪云。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蓍策。三白事。古人不會用。自永叔始。遂爲故實。如鮑欽止雪霽云。三白歲可期。一飽分已定。呂居仁雪詩云。看取一年三白。喜歡共入新年。皆本此也。

劉貢甫詩話云。永叔與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此乎。

復齋漫錄云。退之喜雪。獻裴尙書詩。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洒密聽窗知。荆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

法藏碎金云。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予之所居。有迎春花桃花。因閑觀之。二花多五出。亦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耳。譬如千萬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怪。莊子云。枝指是也。萬一有反常之事。固當無執定之理。

藝苑雌黃云。南史張融作海賦成。示顧凱之。凱之曰。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因命筆益之云。漉沙成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東坡雪詩。押鹽字一聯。漁蓑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學者徒知柳絮撒鹽。用謝安故事。殊不知不道鹽三字。亦有來處也。

茗溪漁隱曰。魯直雪詩。試尋高處望。雙闕佳氣葱葱寒。妥貼。洪覺範雪詩。一川秀色浩凌亂。萬樹無聲寒妥貼。二詩當以覺範爲優。句意俱工。

六一居士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于邪。然斯二者。惟一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附君謨譜之末焉。

藝苑雌黃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一春。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斫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爲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辜負穠華之語。

復齋漫錄云。東坡雨中明慶賞牡丹云。霏霏雨霧作清妍。燦燦明燈照欲燃。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又云。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汗泥沙。牛酥煎落蕊。孟蜀時。兵部尙書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遣朋友。以牛酥同贈。且曰。俟花彫謝。卽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豔。其風流貴重如此。

東坡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株。旣殘。諸園又更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

置驛貢洛陽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道也。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見寄詩云。爲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以此也。

東臯雜錄云。韓魏公守維揚。王荆公王岐公爲幕客。公愛重之。方春作芍藥會。有四枝。正紫重跗。累萼中。有金蕊。透之。號腰金紫。每歲不過一二。公召二幕賞之。尙少一客。俄報陳太博入境。秀公也。卽召之。後皆爲宰相。故荆公作魏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

復齋漫錄云。東坡言古今七言偉麗之句。永叔一聯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上句取李太白長波瀉萬古之句。東坡一聯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也。

茗溪漁隱曰。永叔有句云。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先君有句云。含桃紅紫鶯聲老。宿麥青黃燕子飛。皆初夏詩也。

本朝名臣傳云。初仁宗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在職五年。而修至分撰紀表志。七年書成。宰相韓琦。素不悅宋祁。以所上列傳文采雕飾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修看詳。改歸一體。修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官崇者。是時祁守鄭州。修位在上。修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庠聞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三山老人語錄云。舊唐史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傲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傲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新史易其語云。比爵賞稍易。人心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

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覲心。亂由是生。不若舊史詞暢而理順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作韓忠獻畫錦堂記。開石了。以碑本寄張安道。安道嗟歎久之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類。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于相。

本朝名臣傳云。歐陽公知開封府。丞包拯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拯之政勵修者。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歐陽公坐壇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許彥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讜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四

梅都官

藝苑雌黃云。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溫。無毒。日華子云。有毒。予按倦游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燻其肉。雜萋蒿荻芽淪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苟失所。轉喉為莫邪。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毒。蓋誤矣。及觀張文潛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余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萋蒿荻芽菘菜三物。而未嘗見死者。若以為土人習之。故不傷。蘇子瞻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南人。作倅。每日食之。了無所覺。南人云。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大毒。河豚備此四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瞻在資善堂。嘗與人談河豚之美者。云也。直那一死。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食。其大纔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予嘗見漁者。說所以取之之由。曰。河豚盛氣易怒。每伏水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所獲。吳人珍之。目其腹腴為西施乳。予嘗戲作絕句云。萋蒿短荻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嗜之。以亡其國。茲可以為來者之戒。

詩說雋永云。福州嶺口有蛤屬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千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六一居士詩話云。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雪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予爲兒時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茗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宛陵集序。晁無咎海陵集序。二序皆論詩人之多窮。余嘗愛之。故茲併錄。宛陵集略云。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海陵集序略云。文學不足以發身。春秋時士大夫顯名諸侯。人稱之。至今者皆有他事業。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其用如穀帛藥茗。而文章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是一切趨合。抵擻無春秋時事業矣。而文學尤爲不急。詩又文學之餘事。至唐始盛。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故世稱少達而多窮。自蘇李而下。枚數之至唐。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取世資。又多窮如此。而士或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不至。營度彫琢。會其得意。不啻如鍾鼎之獲。顧他好嗜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得。詬病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嗚呼。非誠心好之。孰能困而堅。往而忘返如此哉。

茗溪漁隱曰。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許彥周詩話云。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開聲清鷗邁之類。宜乎爲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梅聖俞寵嬖曹氏。作一日曲。爲曹氏也。茗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味其辭意。乃爲南陽一娼語。離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爲之邪。其曲云。妾家鄧侯國。肯愧邯鄲姝。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紉。未嘗開戶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娛。當茲著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溫忽在苒。屢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口色曾不渝。結愛從此篤。暫隔尤恐疎。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途。郎跨青驄馬。妾乘白雪駒。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鱗。雙雙依綠蒲。不如雲間鷓。兩兩下平湖。魚鳥尙有託。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晡。一心思杏子。便擬見梅花。梅花幾時吐。頻搗闌干數。東風若見郎。重爲歌金縷。

茗溪漁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魯直云。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

蘇子美

茗溪漁隱曰。元次山集。自釋云。帶笈簪而畫船。注云。上郎丁。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書音訓云。讀作郎桑。

見結本集音訓。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拯切。取魚籠也。蓋有平仄兩音。自釋又云。能帶答筭。全獨保生。能學聲五交切。斷保宗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語雖協韻。然廣韻集韻于庚清青三韻中不收此筭字。并于上聲迥字韻中收之。蘇子美松江長橋觀漁詩。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答筭。黃魯直雨晴過石塘詩。長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插天如畫屏。耕夫荷鋤解襜褕。漁父晒網投答筭。秦少游德清道中還寄子瞻詩。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屏。疎籬窺窅窕。支港泛答筭。皆于青字韻中押真誤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呂勝于蘇。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苕溪漁隱曰。吳江長橋詩。世稱三聯。子美云。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臥綵虹。楊次公云。八十丈虹晴臥影。一千頃碧玉無瑕。鄭毅夫云。插天蟬螭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永叔謂子美此句雄偉。余謂次公毅夫兩聯粗豪。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蘊藉也。

山谷云。二蘇送梁子熙聯句云。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二物不並。以撓厥真。子美之子病悶。腸如車輪。叔才勞憂到母。飢寒著身。子美世俗鹵莽。輒置莫親。叔才文彩光艷。伏不得伸。子美悽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計破午。若燕作秦。子美腹憤札札。胷奇陳陳。叔才淮國晚嶺。吳渠春津。子美去謝夙蘊。歸逢故辛。子美雌火在丑。刮鑿遞屯。叔才駕風鞭霆。以脫凡鱗。子美景祐元年仲春。子美于蜀紋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于家集。略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

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復齋漫錄云。田家汨汨水流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曼卿

六一居士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草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草書。其籌筆驛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真余家寶。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神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驃去。如飛。後又云。降于亳州一舉子家。欲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記舉子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流。神仙鬼怪事不可知。然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括異志云。慶歷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粧麗。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茗溪漁隱曰。東坡言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

如微雲澹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引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鈴嶺。仙風鏘然韻流鈴。遽遽雲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羶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爲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許彥周詩話云。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是神仙風度。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釐。太液池邊送玉杯。都下人以公用柳耆卿。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句。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云。步軍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荆公取儀詩。豈謂柳詞邪。庾信暮春詩云。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六朝事迹云。半山報寧禪寺。荆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爲患。自荆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病愈。乃請以宅爲寺。因賜寺額。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陳軒金陵集載荆公半山詩。凡十五首。茗溪漁隱曰。山谷稱荆公爲半山老人。故跋胡笳集句云。湓城王寅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公詩如董生只爲公羊感。豈肯捐書一語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題不類。此真所謂使事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茆屋午時雞。

陳子高云。庚辰三月十日。與關聖淵。陳明信。集太平寺。明信誦介甫三品石句。以爲介甫善論古今。如國

亡今日頑無恥。自謂當年不與謀。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聖淵云。介甫但是融化石筍行舊語。且陳亡江總輩皆北面讎仇。豈如此石之耐久邪。聖淵及余作詩。以反介甫。明信終守己說。爭論紛然。日暮罷去。詩竟不就。後十四年當癸巳寒食。重尋昔游。羣石巉然固在。聖淵明信死已久矣。苕溪漁隱曰。子高三品石詩云。臨春結綺今何在。屹立巉巉終不改。可憐江總負君恩。白頭仍作北朝臣。此反介甫詩意也。

苕溪漁隱曰。謎字自鮑照始。以字體解釋爲之。井字謎云。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二八。飛泉仰流。乾之一九。從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故介甫用字謎云。一月又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家有六口。兩口不團圓。

藝苑雌黃云。子頃與荆南同官江朝宗論文。江云。前輩爲文。皆有所本。如介甫虎圖詩。語極逾健。其間有神閑意定。始一掃之句。爲此只是平常語。無出處。後讀莊子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僮僮然不趨受揖。下立。因之舍解衣盤礴。羸君曰。是真畫者也。郭象注。內足者神閑而意定。乃知介甫實用此語也。又言杜陵有王十五閣會詩。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俊味亦有來處。本草葫注中云。此物煮爲羹臠。極俊美。除風破冷。足爲饌中之俊。又言韓退之叉魚詩。駢首類同條。駢首雖是常語。然考之周易。貫魚以宮人寵。王弼注。貫魚謂五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退之蓋取此。又杜詩贈李校書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按文選。江淹雜體詩序云。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則動魄之說。杜亦有所本也。元城先生語錄云。僕嘗問先生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萎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至神廟

卽位富於春秋。天姿絕人。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有識者。不敢承當。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發動上心。遂以前朝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尙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有八字。吾友宜記之。僕因問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己。無少許點滌。言者雖欲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而回。此老實不可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新法所以必行也。故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已意。則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辨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之初比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初爲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蘇軾爲開封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與館職。皆送審官。與合入差遣。以軾轍兄弟故也。

龜山語錄云。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諷神廟處。若下注脚。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注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

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如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真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誚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矣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爲法

復齋漫錄云荆公既排退之後而喜揚雄故著說以明劇秦非雄所作又爲詩以辨之曰豈嘗知符命何苦自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爲薄謗誚出異己傳載因疎略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蓋以投閣劇秦等事比伊尹干湯伯夷扣馬百里奚飯牛爲不足信也人之嗜好一有所惑如此然其後又作絕句以詠雄云他年未免投天閣虛爲新都著劇秦又古詩云歲晚天祿閣強顏爲劇秦者何邪

藝苑雌黃云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洪之意蓋欲以少對密以疎對親予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匿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事見相如賦及楞嚴經云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梁昭明博山香爐賦云青女司寒紅光鬢景亦皆爲霜雪神矣

許彥周詩話云。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春漲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船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腕脫。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復齋漫錄云。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同隗始。詫燕臺。以臺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然則承襲之誤。其來久矣。藝苑雌黃云。予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談及詩。行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貴挾長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萸凌風怯。蒼苔挾雨嬌。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意同。

茗溪漁隱曰。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荆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來未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荆公所選。想愛此詩。因爲改七字。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錢斧之迹。真削鑿手也。

四六談塵云。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于公意。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邱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衆以爲不及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在朝。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之物。常倍舊例。陰結內侍。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振。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中使二人。潛察府界青苗。還皆言民使之。故上堅行不疑。

復齋漫錄云。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鹽步門在荆公舊居之前。故詩云。曲池邱墓心空折。鹽步庭闈眼欲穿。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爲王右軍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於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科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爲我聊尋逸少池。皆紀實也。

復齋漫錄云。陳無己詩話。謂平甫以楊蟠金山詩。爲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然余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茗溪漁隱曰。平甫遊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瀘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詩。反自作此等語。何也。

復齋漫錄云。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日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煙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爲啓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於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於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虜誇迂闊。口舌從來易得官。

復齋漫錄云。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卽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其宮曰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略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紀。以述其事。然子固之文。世竟無蓄之者。

東臯雜錄云。荆公在鍾山興國寺。見一尼入寺。使蔡天啓集句嘲之云。不住薰爐換好香。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又集句啄百行池魚云。門前流水清粼粼。赤鯉騰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遠去。慎勿近前丞相噴。

許彥周詩話云。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戀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字。卻騎羸馬下坡陀。此王雱詩。雱訐直不爲荆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賀方回

復齋漫錄云。方回辭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游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六

東坡一

東坡云。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居。人物與俗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疇。德麟者。曰。何爲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茆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草木鮮叢。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送范景仁游洛中詩。蘚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注云。歐陽永叔嘗游嵩山。日暮於絕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占唐山隱者詩。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瑣樓臺。蓋紀此事。余謂二公人物文章。俱爲天下第一。自是神仙中人。應居紫府閬苑。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

茗溪漁隱曰。子由作子瞻墓誌云。公謫黃州。幅巾芒屨。與田夫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元城先生語錄云。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邁峻。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

隨時上下人也。

蒼溪漁隱曰。余觀子瞻墓誌云。元祐二年。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某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容某盡言邪。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其病卒。乃已。

藝苑雌黃云。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閣云。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我民愠。南風爲解無。原其意。蓋欲聖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爲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用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宗樂廣廈之涼。而不知路有暎死也。此語良是。觀公權嘗以筆諫。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邪。又陳輔之以殿桷生餘涼。此兩字有功於修辭。予謂輔之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多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詩。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又云。臥聞疎滴梧桐雨。獨咏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桷餘涼之說。

蒼溪漁隱曰。東城所記湯泉。秦州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與秦君之所賦東坡。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後謫居惠州。游白水山。佛迹岩。浴於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所見。新安之黃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二矣。

第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驪山是礬石泉。李賀詩云。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黃山是硃砂泉。圖經云。黃山舊名黟山。黟山東峰下有硃砂湯泉。熱可點茗。春時卽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三十六峰高倚天。瑤臺金闕貯神仙。嵩陽若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爲是也。余嘗謂湯泉其理不可致詰。故東坡白水山湯泉詩云。積火焚大槐。蓄油災武庫。驚燃丞相井。疑浣將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裂。鱗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燬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唐子西湯泉記云。佛迹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卽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經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

六朝事迹云。建康聖湯。延禪寺隸湯山下。舊有湯泉十所。今存者六。唐德宗時。韓滉爲浙江觀察使。滉小女有惡疾。浴於湯。應時而愈。乃以女粧奩。建精舍於湯山之右。

藝苑雌黃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驟雨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絹雲漢上。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敏若咏雪詩。有燕南雪花大于掌。冰柱懸簷

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邪。雖豪覺畔理。或云咏雪非敏若詩。見鮑欽止夷白堂小集。苕溪漁隱曰。東坡集載此詩。是題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故云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畫品中止有李營邱驟雨圖。從無崔白者。兼東坡此詩。又云。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雀。風蒲半折寒雁起。竹間的皪橫江梅。乃是崔白冬景圖。藝苑以爲驟雨圖。誤矣。余又觀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秦少游秋日絕句。連卷雌蜺拱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豪而且工。

復齋漫錄云。送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是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荊州長史。則天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苕溪漁隱曰。余閱舊史云。則天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溫公通鑑云。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新史云。武后謂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孫之翰唐史論斷云。武氏問仁傑曰。我要一好人任使。並不云奇男子。復齋誤矣。

東臯雜錄云。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又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快片批四兩來。

復齋漫錄云。內翰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耳熱熟寐。卽於子敦胸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旣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

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此乃市廛多用此語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爲戲。

東臯雜錄云。東坡善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曰。公真有大臣體。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後拜相。東坡當制。有云。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之動。又嘗謁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見。便坐。昌陽盆畜一綠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微仲不悅。

茗溪漁隱曰。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邪。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也。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

東坡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篋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茗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云。余嘗觀唐人西域記。言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雨之聲。均節

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又學林新編云：前漢地理志：上郡有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邱慈。某案字書龜居遠切。又居求切。蓋居求音鳩，亦收在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邱者，于字書居求切，誤調入邱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邱慈，實應劭唱其誤耳。番夷名號，有它音不讀如本字，故可汗音榼寒，闕氏音烟支，谷蠡音祿黎，狒氏音權精，浩聲音閣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鈔牙，先零音銑伶，冒頓音墨特。凡此皆變爲它音，諸名山藏及各書亦不載者。

茗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下水連空，快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障霧，冰肌自有仙風，咏梅詞。東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參寥詞。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爲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復齋漫錄云：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嬰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余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按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靖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嫩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多壽，何東坡忘此邪。

復齋漫錄云。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云。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赦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慙慙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咏者不可勝紀。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茗溪漁隱曰。柳子厚王介甫以道傍大松。人多取以爲用。各以詩惜之。子厚意雖自謂語反成晦。不若介甫語顯而意適也。子厚云。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介甫云。虬甲龍髯不可攀。亭亭千尺陰南山。自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爨火間。余頃過衡嶽。夾道古松最盛。正有此患。雖嶽祠相近。官不能禁也。

茗溪漁隱曰。吾家有二畫馬。乃陸遠所摹。伯時舊本。其一則子瞻詩。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其一則黃魯直詩。西河聯作葡萄錦。目光夾鏡耳卓錫。止哦此二詩。雖不見畫圖。當如支遁語道人。憐其神俊也。

復齋漫錄云。明皇雜錄言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言玉花驄者。以其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茗溪漁隱曰。李伯時亦嘗畫照夜白圖。蔡天啓題詩云。天上房星不下來。連山翳衆飽。駑駘龍姿逸。駕飛騰。盡賴爾毫端。力挽回。略似坡云。

復齋漫錄云。東坡筆記。謂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驥。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此狀。不知三驥謂何。今乃見岑參詩。有衛尙書赤驃馬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時翦出三驥高。乃知唐御馬多翦治。而三驥其飾也。以上皆東坡說也。余讀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兩葉。馬鬣翦三花。楊巨源觀打毬詩云。玉勒回時露赤汗。花驥分處拂紅纓。嚴維作勅命賜寧王馬詩。亦有云。鏡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驥。何東坡獨忘樂天等詩邪。余又嘗見小說言開元天寶間。世尙輕肥。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一畫。虢國出行圖。其上亦有三花馬。蓋三花馬。剪驥爲三瓣耳。

茗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駟。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與可善作墨竹。故和貧蠶谷云。料得清貧饑太守。涓濱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譏之邪。又山谷咏伯時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蓋言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斲輪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蓋謂東坡嘗作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型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豈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茗溪漁隱曰。山谷題伯時天育驃騎圖云。明窗盤礴萬物表。寫出人間真乘黃。邂逅今身猶姓李。可非前世江都王。山谷用此事。於伯時尤爲親切。姓與藝皆同也。江都王畫馬。今猶有存者。陳去非嘗跋以小詩。

云天上房是空不動人間畫馬亦難逢當年筆下千金鹿此日窗前八尺龍

塵史云古之善作詩者工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云旦刷幽燕晝秣荆越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斯評也二公之句各可以當之

復齋漫錄云老杜贈曹將軍霸詩云開元之中嘗引見承恩數上黃金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真何充詩云黃冠野服山家客意欲置我山岩中助名將相今何在枉寫褒公與鄂公蓋用此也鮑欽止亦作謝傳神蔡景直云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枉寫褒公與鄂公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東觀餘論云閣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韋鷗子美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鷗蓋傳寫之誤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鷗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二

復齋漫錄云。古樂府張正見雉子斑云。惟當渡弱水。不怯如臯箭。毛處約雉子斑云。能使如臯路。相迎巧笑間。蓋用賈大夫事耳。而黃朝英緝素雜記。乃謂東坡錯用如臯事。故云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承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臯。試解顏之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鑿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臯。雖不獲雉。尙期一笑哉。若二公者。真可謂得傳意。

復齋漫錄云。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小杜臺城曲兩句云。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被收。今之坡詩爲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緝素雜記。以東坡爲誤。蓋彼不記小杜詩也。

藝苑雌黃云。前漢龔遂傳。有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之說。坡和段逢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廩。則誤以一百本爲五十本矣。陳孔章爲袁紹檄豫州。又言曹操之罪云。特置發邱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遊聖女山詩云。縱令司馬能鑿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則誤以校尉爲中郎矣。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拘折項。諸人以謂蒸鵝鴨。良久就食。每人前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贈陳季常詩云。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則又以鄭餘慶爲盧懷慎。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屨尙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仙簷。東郭指正用雪事。出史記滑稽傳。謫仙簷。蓋取李太白詩所

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卽無雪事矣。贈王子直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誰不愛其語之工。然南史孔德彰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卽無笙歌之說。次韻滕元發寄詩云。坐看青邱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按子虛賦云。秋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蒂芥刺鯁也。非草芥之芥。西湖詩亦有青邱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

谷庵銘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然則知白守黑。不可謂之名曰谷也。又詩中言宋廣平爲鐵心。夏仲御爲木腸。亦皆與本處不合。

復齋漫錄云。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宗時。陳道士所修葺。花木亭臺。四時遊客不絕。東坡詩所謂玉仙洪福花如海是也。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方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觀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其失自退之矣。

藝苑雌黃云。老杜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山谷題劉將軍畫鵝詩。還似山陰書罷舉羣。驅向王家。而前輩詩又有鵝費羲之墨。書罷籠鵝去。數紙尙可博白鵝。山陰不見換鵝經。白鵝曾換右軍書。皆不斥言所書者何經。西清詩話載李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考之晉史。逸

少所寫。乃道德經。非黃庭也。太白蓋誤用此事。比觀梅聖俞。謝宋元憲贈鵝詩。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去。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聖俞此語。豈亦承太白之誤歟。又觀白氏六帖所載。亦言黃庭經。則古人誤用此事。非獨太白爲然也。茗溪漁隱曰。呂居仁寄朱希真詩云。主人鵝可換。更爲寫黃庭。亦沿襲誤用也。余謂太白又有詩云。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則又謂道德經矣。

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點。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度江飄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卽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壤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殆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帖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尙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

菴溪漁隱曰。世傳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序。皆爲王會稽書。余觀諸公評論。各有區別。今悉著於篇。蓋欲其知是否耳。永叔云。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石本。已愛其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藏此本數世矣。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魯直云。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剗缺。亦難辨真僞。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二公雖不明言黃庭經爲王會稽書。然亦疑似其語。蓋牽於世俗之傳故耳。永叔云。樂毅論石在高紳學士家。紳死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祕藏。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家。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石本矣。金石錄云。集古錄言樂毅論石已焚之。非也。元祐間。故郎官趙竦常挈石隨行。已斷裂。則木匣貯之。沈存中云。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後傳人間。或云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藏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猶在。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安世亡。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今之樂毅論皆其摹本也。魯直云。樂毅論舊石刻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其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弟。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觀此。則樂毅論時所珍愛如此。但舊本今難得耳。永叔云。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耳。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耳。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皆與二人所書。

不類。而與此頗同。卽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子瞻云。歐公言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不安。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爲師法。魯直云。遺教經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書。黃庭堅曰。吾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耳。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頃見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則諸公之論如此。其遺教經非王會稽書審矣。永叔云。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如何也。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裝軸金玉而弃之。於是魏晉傳授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時。搜訪所得。集爲十卷。俾摹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已失。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子瞻云。唐太宗訪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文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故孫莘老咏墨妙亭詩云。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蹟猶龍騰。魯直云。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其妙蹟惟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彷彿存古人筆意耳。又云。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余性亦嗜古刻。所得蘭亭序。亦數本。肥瘦不同。並存之。聊爲佳玩。洪慶善頃知憲江左。以黃庭經樂毅論見遺。殘缺過半。云得之鄱陽。余觀祕閣曠帖。有此二刻。皆完好無一字殘缺。則知此爲舊本矣。

藝苑雌黃云。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於理無害者。如韓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比觀王逢原有孔融詩云。虛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笑習脂。黃魯直有和荆公西太一宮六言詩云。啜羹不如放麈。樂羊終愧巴西。按後漢史有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二公之誤邪。漢臯詩話云。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圖畫畫圖。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做之。若不學矩步。而學奔逸。誠恐麟鳳草木山川之句。紛然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江綠水。對野草閑花。以太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己所謂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爲可信。

許彥周詩話云。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善誘人也。

復齋漫錄云。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師友談苑云。東坡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當時士大夫。做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焉。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爲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藝苑雌黃云。予與潘伯龍食榧子。乃言諸處榧皆不及玉山者。予方悟東坡詩有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實之語。恐是上饒玉山縣。潘云。玉山地名在婺之東陽縣。所生榧子香脆過它處。予攷集韻榧字注云。木名。有實出東陽諸郡。而本草榧實注亦云。今出東陽諸郡。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効。旣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坡題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正此意也。茗溪漁隱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閑之日多。固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嚙不下也。茗溪漁隱曰。吳興澤國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蚊蚋。子瞻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窗飛豹腳。雨餘欄楯上蝸牛。真紀實也。舊說秦州西溪濱海。多蚊。范文正爲監鹽。題詩云。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莫要問前程。想與吳興同患也。

龜山語錄云。因論蘇明允衡書。權書。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中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且曰。才以用兵爲事。只見騷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茗溪漁隱曰。龜山謂老蘇爲荆公所薄。余觀張安道作老蘇墓表。老蘇亦自鄙荆公。蓋道不同。不相爲謀。

宜其矛盾如此。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于聖人。歐陽修亦與之善，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當時見之者，多不謂然。曰：嘻，其亦太甚矣。先生旣歿，三年之後，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茗溪漁隱曰：題吳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卻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經舍下，彈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曰：吾戲耳。

茗溪漁隱曰：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汪彥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爲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爲吳興太守，以其居爲寺，而名其山。

許彥周詩話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方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八

東坡三

東坡云。黃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若使縱火。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因以小舟載酒。飲於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山上有栖鶻。亦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江夏辨疑云。周瑜敗曹公於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然江漢之間。名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竟陵今黃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齊安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予謂郡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也。按三國志。建安十三年七月。曹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旣而琮降。備走夏口。冬。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戰不利。又周瑜傳曰。備進住夏口。孫權遣瑜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夫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者也。故酈道元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左逕百丈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將軍處也。江水又東。逕大軍山。南由是觀之。以大軍山而考合其處所。可以無疑矣。此嘉魚圖經所謂赤壁山在縣西北。步道七十里者也。夫山川土地。異處而同名者。寧復少哉。如熊耳山爲導洛所自者。乃在於虢。而敗赤眉積甲與山齊者。自在洛矣。比見詩人所賦赤壁。多指在於齊安。蓋齊安與武昌相對。意以孫氏居武昌。而常爲曹公

所攻卽戰於此者邪。客亦有謂予曰：今九江之下有散花洲，乃瑜戰勝犒燕軍士散花於此也。嗚呼！是信習俗之過也。

東坡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所斫松江鱸，鱠繼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抗鬪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添酥醃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釀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蠶餽，錯比東坡玉糝羹。

上庠錄云：兩學公廚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得之，往往轉送親識。詢前輩云：元豐初，神廟留神學校，嘗恐飲食非薄，未足以養士，一日有旨詣學，取學生食以進。其日食饅頭，神廟嘗之曰：朕以此養士，可無愧矣。自是飲食稍豐潔，而饅頭遂知名。

唐子西語錄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東坡之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茗溪漁隱曰：赤壁後賦云：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

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此賦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二道士羽衣翩跹，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矣。余嘗見陸遠畫赤壁二賦，因此詰之，渠爲之闕筆。高道傳言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徘徊，上親射之。其鶴帶箭，轟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有道觀，徐佐卿嘗自稱青城山道士，一歲凡三四至觀，一日忽自外歸，攜一箭，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爲此矢所中，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越明年，箭主至此，當付之。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見其箭，命取閱，驚異之。乃知沙苑所射之鶴，卽佐卿也。此賦指道士爲鶴，正暗用此事。

復齋漫錄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赤壁有巨鵲栖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遊赤壁，而鵲巢已亡，作詩示何次仲云：緩尋翠竹白沙游，更挽藤稍上上頭。豈有危巢尙栖鵲，亦無陳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老，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在江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丈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當見水人猶怒，鵲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首皆言鵲巢，蓋推賦而言也。藝苑雌黃云：古人文章中，多言盧橘。李白詩：盧橘爲秦樹，蒲桃出漢宮。宋之問詩：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又云：冬花掃盧橘，夏果摘楊梅。戴叔倫詩：盧橘花開楓葉衰，而蔡君謨荔枝譜亦云：道里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皆不顯言盧橘爲何物。東坡集中言眞覺院有落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作詩有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之句。蓋指盧橘爲枇杷也。故僧惠洪冷齋夜話載此。

意而筠谿甘露集中有嘗盧橘一絕云皮似棗柿鬆而剝核如龍眼味甘鮮滿盤的礫如金彈叢子分嘗憶去年此正謂枇杷然山谷以謂夔湘間有一種色黑而夏熟者疑其爲盧橘則與東坡之意相戾予嘗攷之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鳧之所有盧橘其夏熟吳錄曰朱光祿爲建安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曰盧橘夏熟近是也魏書花木志曰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則盧橘似非枇杷故上林賦旣言盧橘夏熟又言枇杷燃柿不應如此重複不知東坡何所據而言復齋漫錄云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柑橙榛枇杷燃柿亭奈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然予觀張勃吳興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張勃之說旣如此則相如之賦殆未可以爲失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云家雞野鷺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此帖乃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東坡以爲子敬帖誤矣韋應物答鄭騎曹青橘絕句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尤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應物嘗爲蘇州刺史所言洞庭卽太湖中洞庭山或云用洞庭湖橘洲事非也魯直謝檀君寄黃柑云色深林表風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閒書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爲慳右軍又一帖云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魯直誤用爲三百豫章集又載魯直語余往時以爲右軍帖中贈予黃柑三百者亦誤也右軍前一帖在賜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劉次莊法帖中皆墨本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帥定武。和曾仲錫元日見寄云。燕南異事真堪紀。三寸黃柑擘永嘉。宋武帝子義康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之。而以次者供御。文帝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供御。大者三寸。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帶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茗溪漁隱曰。雪詩云。紛紛兒女爭。所以碧海長鯨君。未掣用杜詩。或看翡翠蘭茗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又云。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踣鐵。用杜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云。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用杜詩。不見李白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東坡嘗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卷。此詩雖言謫仙。實指公擇。以事與姓皆同故也。又濟南和公擇詩云。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淩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爲蘇李也。東坡作詩。用事親切。類如此。它人不及也。

茗溪漁隱曰。謁告絕句云。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卻作泠泠一水看。事見楞嚴經。月光童子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窗。觀室惟有清水。徧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爾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

即開門入此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我後出定。身質如初。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中叟前致辭。室內嫗粗醜。故薄薄酒云。醜妻惡妾壽。乃公用此意也。次韻李邦直感舊云。婉婉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鄉。用退之旅宿夢婉婉之句。溫柔鄉事見飛燕外傳。

東坡云。世之蓄某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茗溪漁隱曰。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真僞相半。其後居世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爲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絕少。如御史府諸詩。不欲傳之於世。老人行題。申王畫馬圖。非其所作。故皆無之。後集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爲闕文也。山谷亦有兩三集。行於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詩文最多。其間不無真僞。其後洪玉父別編豫章集。朱彤李敦儒。正是詩文雖少。皆擇其精深者。最爲善本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作諫論云。魏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余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蹄夜猿。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

茗溪漁隱曰。余讀三蘇文。有諫論上下二篇。其間云。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

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也。其言止此而已。復齋乃云。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爲諫諍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諫論中初無此等語。不知復齋何從得之邪。余觀諫論。殆是老蘇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以示歐文忠公。公答聖俞書略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與子游。翁如退之。蹈軻邱。尙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四十秋。蓋敍書語也。

文昌雜錄云。余見光祿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烟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苕溪漁隱曰。東坡言予聞登州海市久矣。父老云。嘗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云。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冰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見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卒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九

東坡四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鸞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道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茗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爲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爲道人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咤其佳麗塵俗哉。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住。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何其婉媚也。復齋漫錄云。洛陽伽藍記言。河間王有婢名曰朝雲。善吹篴。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篴。羌人無不流涕。後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篴。然則名婢曰朝雲。不始於東坡也。茗溪漁隱曰。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似優於太白矣。大率東坡每題咏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元漱玉亭首句云。高岩下赤日。深谷來悲風。

劈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斯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夜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雲盤。此聊舉四詩。其它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等語。精研絕韻。真他人道不到也。

復齋漫錄云。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在京師。居紅橋子第。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置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斷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于四傍。予爲子銘其昏。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有六。雙琥璣。三鹿盧帶鈎。瑋珉。瑞璩杯。水蒼佩。螳螂帶鈎。佩刀柄。珮珉。珉璧。珉珉。珉珉。珉珉。等是也。伯時旣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訪之。得于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包以桐榭。栖以髹匣。昇致京師。置之宣和殿中。其十六種玉。惟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刻。與伯時序跋。昔雖有之。今皆亡去。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因存之。蒼溪漁隱曰。洗玉池銘云。惟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璣鍼珉。錯落其室。旣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也。久就淪墊。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則此銘固已敍其事矣。復齋乃謂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者。何也。

蒼溪漁隱曰。和道潛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命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美入。數俘而出。注。子美卽子產也。東坡詩用此。或以孟子所言。有饋生魚於鄭子產。校人烹之。疑非子美。蓋不曾見此耳。

蘇子由鳳唼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唼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卽厚者不及徑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也子瞻方爲易傳日効于前與有功焉故特援筆凝神而爲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元之蠹穎之賊涵清泉闕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祕藏與有力非相時誰爲出茗溪漁隱曰子爲閩中漕幕常被檄於北苑修貢蓋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有一泉覆以華屋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五六尺石甃其底止留泉眼特一小井耳泉之東西二十餘步間兩山回抱各有小淺澗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卽無深水瀦蓄匯以爲潭者子由所言唼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唼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鳳凰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如有膚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溢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研而求名於余余名曰鳳唼又云僕好用鳳唼石研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真者皆爲黯黹灘石所亂盡出於逐利之所爲余於叢話前集已辨鳳唼研非出於北苑乃劍浦黯黹灘石蘇氏伯仲爲王頤所給信以爲然故反以此灘之石爲亂真耳

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研故世所珍也石雖多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爲孔毅甫作龍尾研銘云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此羅紋石也又詩云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

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邇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窗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青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冰蠶吐繭抽銀葱。仙女鳴機號月窟。雲綃裂斷擲殘縑。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空俗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研譜云。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歛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於端石矣。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也。李長吉詩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刈挹水含滿唇。暗洒蓑弘冷血痕。劉夢得答唐秀才贈紫石硯詩云。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元。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螭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

東坡銘云。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研譜云。端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病也。余謂不然。若犀象之有文。皆物之奇也。烏得以病言之。舊見士人王堯佐所蓄端硯。其一眼正圓。大若芡實。青綠黃相重。其色鮮美。自外至心。凡六七重。誠爲罕得也。惟端石乃有眼。流傳四方。以此爲辨。若唐州紫石有絕佳者。與端石亂真。特以其無眼。故得以辨之。研譜又云。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獨不云唐州紫石。蓋出於近歲。余嘗侍親之官合肥。合肥與唐鄧相去匪遙。商人多販此紫石研來。因置得之。雖色澤可愛。然膩甚。不發墨。計世間必多有此研。往往人皆以爲端石矣。綠石出於洮河。研譜云。性慥不起墨。不耐久磨。山谷與文潛皆云。堅可磨。刀劍。余未嘗見之。故莫能定其是否也。山谷從人覓綠

不研之夕聞。唾不唾。更綺可。磨柱溪龍文。工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試飽。霜秋兔毫文。潛和魯直惠。洮河綠石冰壺研。詩云。洮河之石利劍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虜地困沙礫。一日見寶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駕八馬森幢旒。平生筆墨萬金直。奇煤利翰盈篋收。誰持此研參几案。風瀾近手寒生秋。抱持投我棄不惜。副以清詩帛加璧。明窗試墨吐秀潤。端州歙州無此色。銅雀臺瓦研。以古物而見貴於世。瓦頗有青色。其內平瑩。厚有及寸許者。上多印工人姓氏。皆八分隸書也。六一居士答謝景山遺古瓦研歌。略云。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紋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敝絮。各有用。誰使鑄鐵凸與凹。東坡作山谷銅雀硯銘云。漳濱之墟。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直隔。入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邱將。復爲麟獲。穎濱遺老云。客有游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研。甚堅而澤。歸以遺余。爲之銘。略云。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甍。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研。明窗細氈。東觀餘論云。研譜言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之筭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耳。硯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黑山。其理紅黃相參。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其紋上下通徹。勻布漬之。以水。則有滋液出於其間。以手摩拭之。久而黏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開時。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卽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自得茲石。而端歙之石。皆置之巾笥。不復視矣。研譜云。紅絲石研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

墨爲之乾。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東坡云。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余今折衷此三說。東坡之說與彥猷合。而永叔之說太過。余嘗見此石。亦潤澤而不枯燥。但堅滑不甚發墨。彥猷如青社日首發其祕。故著硯錄品題爲第一。蓋自奇其事也。至永叔乃謂紅絲石研須飲之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若是則非硯材矣。因記談苑云。徐鉉工篆隸。好筆研。歸朝聞鄴人耕地。時有得銅雀臺古瓦。琢爲硯甚佳。會所親調補鄴令。囑之。經年尋得古瓦二。絕厚大。命工爲二硯。持歸而以授鉉。鉉得大喜。卽注水將試墨。瓦瘞久燥甚。得水卽滲入。旋竭。有聲噴噴焉。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終不可用。與常瓦無異。然則永叔之說。毋乃類此乎。

茗溪漁隱曰。遜齋閑覽云。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爲首務。謂紙筆墨皆可隨時搜索。其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此語極當。余以文房四譜徧尋。初無此語。惟硯錄云。余生十五六歲。卽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墨紙筆。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任取用之。不乏。至於可與終身俱者。獨研而已。則知遜齋所云誤也。

東坡云。阮生言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恐邪。是可嗤也。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此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茗溪漁隱曰。東坡前詩。乃和舒教授觀所藏墨。其略云。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籠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屐。定心肯爲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餅應未罄壘先。

恥。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間數枚。云是庭珪所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又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嗟乎。世不乏奇珍異寶。乏識者耳。詩云。秦郎百好俱第一。烏瓦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鑿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遯齋閑覽云。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庭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李廷邽字者。李超墨亦不精。庭珪之弟庭寬。庭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長子爾明。次子爾光。爾光之子丕基。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珪墨爲染飾。今人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然墨喜精堅。多珍寶之。愈久而愈妙也。

東坡云。潘谷作墨。所以精妙軼倫。堪爲世珍者。惟雜用高麗煤故也。以是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苕溪漁隱曰。余謂李墨旣爲難得。則潘墨亦非易求。然今世無二人。佳墨終不乏。固不必愛奇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

東坡五

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尙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爲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議。疑可以止之。

茗溪漁隱曰。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吏亦爲之一笑。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怯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其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熙寧三年三月春。放榜。韓秉國。呂惠卿初考。阿時者。皆在高等。訐直者。皆在下等。宋次道。劉貢父覆考。皆反之。吳冲卿陳述古。多從初考。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卽位。革而新之。冲卿等奏從初考。李才元。蘇子瞻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三。上令陳相面讀均祖洽策。擢祖洽第一。又問。佃卷所在。佃者。佃卷號也。擢第三。子瞻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且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

茗溪漁隱曰。唐昌觀玉蕊。鶴林寺杜鵑。二花在唐時爲盛。名聞天下。玉蕊花尤有詞人賦詠。唐百家詩選。載王建詩云。一樹籠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塔前碎月明。劇談錄云。上都安樂坊。唐昌觀。舊有玉蕊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女冠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皆見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劉賓客有

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雲軍。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續仙傳云。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艷色。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寶謂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天下奇絕。常聞汝能開頃刻花。此花可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爲上蒼所命。下司此花。非久卽歸閻苑。今爲道者開之。來日。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閻苑矣。余求之唐人詩集。寂無詠此花者。惟東坡守錢塘。觀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閻苑。歸西湖。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光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楨放春妍。又云。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皆用此故事也。余嘗謂小說載事。好爲附會。以聳動人觀聽。使讀之者忘倦。每竊疑之。凡言花卉。必須附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藥花。則言有仙女來遊。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又摭遺云。蜀州郡閣有紅梅數株。方盛開。有二婦人。高髻大袖。倚欄而觀。題詩於壁。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花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詩思清麗。豈非神仙乎。又龍城錄云。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竹林間。見美人淡粧素服。出遊。時已昏墨。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歌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襲人。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凡此之類。其言怪誕。無可考據。誠是虛撰。不足信矣。

藝苑雌黃云。維揚后土祠有瓊花。潔白而香。天下惟此一株。故好事者剏亭於其側。曰無雙。韓魏公詩。維

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蓋謂是也。比觀晏元獻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后土祠玉蘂花詩序云。此花因王禹偁更名瓊花。案李善文選注。瓊赤玉也。蓋王之誤。故晏集有拒霜花詩。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蘂瓊房綻。蓼風又紅梅花詩。巧綴瓊綻色。絲三千宮面。宿胭脂。又紅蓼詩。絳英瓊粒傲霜前。冷落池臺亦自妍。又泛濠至祁氏園詩。素花皎霜雪。紅艷比瑤瓊。皆注云。瓊赤玉也。其意蓋欲辨證世俗之謬。案許慎說文。亦以瓊爲赤玉。然瓊花之名。至今不改。豈其相承之久歟。又王彥輔塵史云。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瓊。退之雪詩云。若非燭鵠鷺。定是屑瓊瑰。又有今朝踏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等句。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敝幽居之趣。蓋以文爲戲。自此老啓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谷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九日齊安登高云。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又有詩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小。東坡用其語作詩云。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以牧之曾作中書舍人。故言紫微壺。又牧之詩。何如釣船雨。篷底臥秋江。又憶齊安郡云。平至睡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東坡用其語作詩云。客睡不妨船背雨。又云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橫拍岸風。茗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有也。銘略云。乃作斯亭。簷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藏。春朝花

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趣無翼而翔。敵又改爲其費易價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略云。我兄和冲。塞剛立柔。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盤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穎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近時吳傅朋。以東坡此銘。改數字。更爲擇勝閣銘。而書之。不知者。乃以爲傅朋作。極可笑也。

若溪漁隱曰。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筆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爲詩。精鍊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

若溪漁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略云。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蓋效習鑿齒之書。其後汪彥章作京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可喜也。鑿齒與弟祕書云。吾以去歲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盡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瞻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策躊躇。慨然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

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瓊璫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彥章月觀記云。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遁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

四六談塵云。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云。一毫以上。皆出於上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秋毫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苕溪漁隱曰。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彿。尙陳中聖之觴。後夜渺茫。徒掛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爲中的。

苕溪漁隱曰。次韻沈長官詩云。莫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瓊佩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鶴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有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也。

東坡泗州大聖傳云。和尙。河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河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謫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語余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尙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尙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苕溪漁隱曰。參

寥有詩。誌此事云。臨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于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若溪漁隱曰。子由古史云。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按史記二世爲趙高所殺。子嬰立。降漢王。漢王以屬吏項王至。斬之。則授首於劉項者。乃子嬰。非二世也。又云。陸遜之於孫權。高頴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余按吳志。陸遜上疏諫孫權。不宜易太子。權不聽。因憤恚卒。又按北史。煬帝以高頴謗訕朝政。誅之。二人非孫權。隋文所殺。其牴牾如此。子由譏司馬遷作史記。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而作古史。乃反若是。寧不畏後人之譏乎。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君遊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陽。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若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載此句。乃云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遂以姜唐佐爲朱崖人。附會爲說。今當以子由詩爲正也。復齋漫錄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己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澤。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無己答李端叔書云。蘇公之門。有四客人。黃魯直。秦少游。晁

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然而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詞。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情麗紆桃李。晁論嶸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復齋漫錄云。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下句與張相合。

東臯雜錄云。李廌方叔祭東坡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一

山谷上

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自永安城。入張寬夫園。待月。以金荷葉酌客。客有孫叔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曰。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文不加點。或以爲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云。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疎。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嫦娥何處。駕此一輪明玉。寒光零亂。爲人偏照醞醖。年少隨我追涼。晚城幽徑。繞芳園。森木。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樽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孫郎微笑。生來聲散。霜竹。茗溪漁隱曰。山谷謂此詞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余故列東坡之詞於左方。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茗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云。公嘗游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以配東坡云。

復齋漫錄云。無己呼山谷爲金華仙伯。故題李白真詩。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蘇養直詩亦云。但見金華仙伯語。筆端邱壑飽經心。茗溪漁隱曰。葛洪神仙傳云。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其兄初起。入山索之。累年不得。後隨一道士歸。初起見而問曰。羊何在。初平

曰。近在山東。兄往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爲羊。後易姓爲赤松子。不知無己呼魯直爲金華仙伯。若取其同姓。皇固非黃矣。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茗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云。初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以爲異書邪。

茗溪漁隱曰。魯直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因戲答云。知公家亦闕掃除。但有文君對相如。政當爲公乞如願。作書遠寄宮亭湖。錄異傳云。廬陵歐陽明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復過。有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公有禮。且厚遺公。願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遂求如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東坡云。眼惡剔抉齒。便漱潔。治眼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此語本出魯直云。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

茗溪漁隱曰。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以爲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梅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於比喻。何

冷齋夜話云徐師川言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爾安能爲哉而反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哉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得而笑之

茗溪漁隱曰魯直少喜學佛遂作發願文云今日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姪欲飲酒食肉設復爲之當墮地獄爲一切衆生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也其後悉毀禁戒無一能行之於詩句中可見矣以酒渴愛江清作五詩其一云廖侯勸我酒此亦雅所愛中年剛制之常懼作災怪連臺盤拗倒故人不相貸誰能知許事痛飲且一快嘲小德云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涯學語囀春鳥塗窗行暮鴉欲噴主母惜稍慧女兒誇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謝榮緒割瘡見貽二首云何處驚鷹觸禍機煩公遣騎割鮮肥秋來多病新開肉糲飯寒盞得解圍二十餘年枯淡過病來筋下劇甘肥果然口腹爲災怪夢去呼鷹雪打圍傳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戒之則誠難節之則爲易乃近於人情也東臯雜錄云魯直嘲小德有學語春鶯囀書窗秋雁斜後改曰學語囀春鳥塗窗行暮鴉以是知詩文不厭改也

茗溪漁隱曰題磨崖碑後詩云事有至難天幸耳上臯跼踣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瑤詞觀詩意皆是言明皇末年事余以唐史考之明皇幸蜀還居興慶宮李輔國遷之西內居甘露殿繼

流高力士于巫州。詩云：南內誤矣。又以元結本傳及元次山集考之。但有時議三篇指陳時務而已。初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父子間不知魯直所謂。臣結春秋二三策者。更別出何書也。魯直以此配臣甫杜鵑再拜詩。子美杜鵑詩。正爲明皇遷居西內而作。則次山春秋二三策亦當如杜鵑詩。有爲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爲是。則事無交涉。乃誤用也。或云魯直蓋用孟子吾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語。然於元結果何預焉。如顏魯公湖州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謂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此事若用之。卻爲親切。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詩。疑秦少游作。不惟涪溪有少游字刻。兼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第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爲病。蓋李遐周詩云：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遊魂歸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也。茗溪漁隱曰：余遊涪溪。觀磨崖碑之側。有此詩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耒文潛後云：秦觀少游書。當以刻石爲正。不知子蒼亦何所據而言邪。

東臯雜錄云：中興頌刻南崖石。鑑江之南北數里。草木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行數驛。夢山神追取。卽載還龕置崖上。但方二尺許爾。余偶命從者洗其旁二丈餘。皆光瑩可鑑。僧驚云：未見也。

茗溪漁隱曰：吾鄉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鑑物。與涪溪崖石政相類。人因呼爲石照。蘇黃門嘗題詩云：雲開石照鏡新磨。鳥度狷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鬢多。

茗溪漁隱曰：予官閩中。見其風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囡。顧況有詩云：郎罷別囡囡。別郎罷。及至黃泉不

得在郎罷前。乃知顧況用此方言也。山谷送秦少章往餘杭從蘇公詩。班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餒嗔郎罷。皆用顧況語也。

復齋漫錄云。題子美浣花圖云。隣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按世說。簡文入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水。使自有濠濮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贈晁無咎詩。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按拾遺記。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圜人。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事。但言渴於酒。羣輩呼爲渴羌也。

茗溪漁隱曰。真誥云。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槃。厚五尺許。云。穿此槃。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昇太清。故觀伯時畫馬詩云。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窗不遯令人瘦。卽前事也。北史云。齊高歡在勅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作歌應詔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沙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故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此語殊有所本也。

茗溪漁隱曰。筆談云。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余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

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舟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又文昌雜錄云。禮部李侍郎說。祕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人同行。小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旣遠。乃沒。故呈孫莘老詩云。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弄夕霏。莘老又是高郵人。用此事以擬之。大爲切當。

復齋漫錄云。自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峯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髮。舊山修水。異日同歸處。尊壘飲散長亭暮。別語丁寧不成句。已斷離腸人幾許。水村山館酒醒無寐。滴盡空塔雨。山谷和云。烟中一線來如路。極目送歸鴻去。一曲陽關雲外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愁人處。別恨朝朝連暮暮。憶我當筵醉時句。度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窗南浦。共捲西山雨。洪覺範和云。綠槐烟柳長亭路。恨耿耿。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碧雲遮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

復齋漫錄云。唐朱晝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日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茗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爲骨玉爲肌。暗香已壓醲醑倒。只愧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卻反成語病。

山谷云。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鑿而成色。故名山鑿海岸。孤絕處補陀山澤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卽此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苕溪漁隱曰。余閱華嚴經合論云。觀世音住居補陀洛迦。注云。小白華山。觀世音菩薩居之爲諸菩薩說慈悲經。此山多有小白花。甚香。山谷所言卽此事也。

藝苑雌黃云。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根須辰日斲。笋看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移之。多不活。惟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按笋譜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卽五月十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明年筍莖交出。故晏元獻詩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姿。如能樂封殖。何必醉中移。宋景文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筍。織莖潤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於酒人。黃元明詩云。夏栽醉竹餘千箇。春蠶辰瓜滿百區。

復齋漫錄云。諺云。情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鵝毛。物輕人意重。皆鄙語也。山谷取以爲詩。故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篚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爲得。謝陳適用惠紙云。千里鵝毛意不輕。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二

山谷下

茗溪漁隱曰。陵郡澹山岩。秦周貞實之舊居。余往歲嘗遊之。因見李西臺黃太史詩刻。愛其詞翰雙美。因搨墨本以歸。真佳玩也。西臺詩。石刻漫滅九字不可辨。因闕之。詩云。常思羽衣人。宅此岩崔傍。□□通大道。元關掩中黃。古朴宮殿。偃亞松桂香。洞戶漏夕月。木罽生□陽。疊齒上層巔。露井連曲房。斷壁橫廣幕。蟲石排吟□。蟄痕燕穴空。乳溜虬鱗張。清泉弄春□。靈草過冬芳。自笑老倒容。誰□刀圭霜。金版佩上籍。玉音歌洞章。□□夜森立。絳節朝飛揚。咫尺仙路高。喧囂機世忙。浮埃走車馬。奔迸多事場。真地擁烟霞。根本無爲鄉。不到久歎息。一來徒悲傷。但聽鏗華鐘。所得心耳涼。太史詩二首。其一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斷俗子塵。春蛙秋蠅不到耳。夏涼冬暖總宜人。岩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樹仙家春。惜哉此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鑱翠珉。其二云。澹山澹性人。安在徵君避。秦亦未歸。石門竹徑幾時有。瑤臺瓊室至今疑。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閩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澹岩天下稀。

六一居士云。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爲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楷書手陳遊環等。皆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忽不爲耳。

茗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猷。東坡謂李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雖可愛。終可

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岩詩。清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已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爲一時之絕。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不刺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洛下楊。二人歿後數來者。西臺惟有尙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多彷彿。曾未得似君家藏。側理數幅冰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濕。明窗棐几開卷首。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蟄。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獨右軍能逼人。山谷此詩許可如此。真不虛美矣。余素未曾見宣獻書。不知其果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公耳。能用徐季海書意。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又其書清瘦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論異同如此。余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敢爾。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旣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爲明之。山谷云。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又云。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于實。及見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爲多。又知蔡君謨眞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邇來士大夫。惟荆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逸。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爲橫風疾雨之勢。至于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彷彿。嘗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荆公嘗自言學濛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

力中藏稜。山谷云。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于季海。季海不下于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于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模。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嫫。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眞復奇崛。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東坡蓋學徐浩書。山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谷云。予比來極愛顏魯公書。時時輒有其氣骨。而人以爲殊未得其彷彿。寫我心耳。豈可謂衆目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觀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峯。卓然參昂。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學子瞻書。但臥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楊方駕。則未之有也。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

六一居士云。石曼卿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書俱秀俊。山谷言。蘇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筆力豪壯。此三人俱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所書岳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乏風

韻。余不甚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傳於世也。

山谷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如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力。亦窮于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祕閣續帖。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余居苕溪。閱無言書多矣。晚年雖用筆圓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評也。余今第取歐陽蘇黃之論。具著於篇。若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苕溪漁隱曰。涪翁晚年。再遷宜州。道出祁陽。草書靖節詩四首。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者。其一也。棲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者。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鑿石于嘉會亭。余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家。涪翁嘗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蹟。庭堅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于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今祁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以後作。誠佳絕也。東坡嘗跋之云。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蹟。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有後主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其後此真蹟。又轉蓄於董令升家。紹興間。歸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人書評。疏于後。見東坡于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怪之。其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

其三雖所從得者異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倜儻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如汲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邪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其褒之也又其詩云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此其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尙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詳味其言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自李杜有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懷素草書歌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辭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惚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少陵因殿中楊監見示張長史草書圖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人也蘇州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茗溪漁隱曰山谷詩雪

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爲惡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檢尋。其詩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卽爲惡客。山谷又一絕云。破卯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閑攜惡客來。

復齋漫錄云。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麋。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麋。所自。若溪漁隱曰。山谷此詩。乃是河天月暈魚分子。榭葉風微鹿養茸。非麋字韻。復齋誤矣。

若溪漁隱曰。後山謂魯直作詩。過於出奇。誠哉是言也。如和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王聖涂二亭歌。絕去藪澤之羅兮。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魯直言羅者。得落羽以輸官。凡此之類。出奇之過也。藝苑雌黃云。宿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予不解此語。夔字不知作何訓。嘗讀老杜課伐木詩序云。維條伊枚。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闕是補。則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鐔焉。墻實以竹。示式遏爲虎近。此序所謂夔人。正謂夔府之人耳。不知山谷用此意否。

復齋漫錄云。薄薄酒云。吾聞食人之肉。可隨以鞭仆之戮。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按老萊子妻云。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旣于篆文無有。又庵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蠅牛廬中。意今庵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庵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庵字。爲有依據。若溪漁隱曰。廣韻云。庵。小草舍也。菴菴。菌果。又菴。羅果也。集韻云。庵。圓屋曰庵。或從草菴。菴。菌草名。或作菴。魯直以菴非屋。不當從广。然與廣集二韻。全不合。殆亦難用。殊不知漢史從省文。借用爲菴。

字耳。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于高木。士女袂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之拖鉤。涅槃經謂之胃索。古今藝術圖曰。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或云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然攷之字書。則曰。鞦韆繩戲也。今其字從革。實未嘗用革。按王延壽作千秋賦。正言此戲。則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自漢宮祝壽詞也。後人妄易其字爲鞦韆。而語復顛倒耳。山谷詩。未到清明先禁火。還依桑下繫千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挑菜嬉游二月晴。皆用千秋字。蓋得其實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詩云。薦紅半落平池晚。曲渚飄成錦一張。又云。平生五色線。願補袞衣裳。魯直皆用其語。詩云。菰葉蘋花飛白鳥。一張紅錦夕陽斜。又云。公有胸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

藝苑雌黃云。李濟翁資暇集云。假借書籍云。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嚙。還書二嚙。後人更生其辭。至於三四。因訛爲癡焉。紺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嚙。其義略同。或曰。傭書者之誤。予謂此二字皆非。按廣韻云。瓠丑。飢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瓶。則借書一瓶。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沾。蓋此物也。山谷詩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鑊魚。莫惜借行千里遠。他日還君又一鴟。然則借書一鴟。用鴟字爲勝。

茗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派圖敍而言。敍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

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以此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詠淮陰侯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疎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剖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須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袁譚事亦同。許彥周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荆公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茗溪漁隱曰。魯直過平輿懷李子先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題徐孺子祠堂詩。白屋可能無孺子。黃堂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絕相似。蓋歎知音者難得耳。

復齋漫錄云。豫章嘗自贊其真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泊寫真詩耳。淡泊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歎余兼爾。俱爲未了人。茗溪漁隱曰。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蔓寒藤。又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司馬丞相驟登庸。詔用元老超羣公。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風俗諛甚。悉以丈相呼。更不復知其字。疇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也。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丈呼之。是不曾讀禮記。寧不差乎。復齋漫錄云。潘子真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余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

之事始於阮籍庾肩吾用此耳豈山谷偶忘之邪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骨不相屬也絡秀本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工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

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又欲彰顯其名故號潛夫論

晉周顥字伯仁母絡秀少時在室顥父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後生顥及嵩謨並列顯位絡秀謂顥曰我屈節爲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吾亦何惜餘年顥等從命由是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三

秦太虛

藝苑雌黃云。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也。其詞極爲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爲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予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沉香。與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歷處。乃知名人必無杜撰語。茗溪漁隱曰。晁無咎云。少游如寒景詞云。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其褒之如此。蓋不曾見煬帝詩耳。

復齋漫錄云。少游別蘇子由于斗野亭。作詩云。古埭天連雁。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手。更爲晚停舟。子由和云。飲食逢魚蟹。封疆入斗牛。予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其下句乃取庾蘭成路已分于湘漢。星猶看于斗牛也。

復齋漫錄云。少游爲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旣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記春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謳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藉草猶相對。洒涕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中云。醉臥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

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諠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大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茗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峰一隔變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衆香鉢盛滿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廚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太虛乃遷就押韻。殊不成語。小詞云。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用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春日云。卻憇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帶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云。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用老杜秦中紀行詩。暝色帶遠客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吁嗟。若數君子者。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邪。殊不可曉也。若以爲元撰自造此詩。則數

公之詩信可庶幾而少陵之匹右邪。晉吐廬非元月前達也。老涖漁隱曰。分限涖涖。後集。秦少游。有利與九首。皆擬古人。如韓退之。李賀。杜牧之。白居易。李太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韋應物。內擬子美詩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誰道義。市朝袞袞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前四句與樹萱錄同。竟誰作邪。

詩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爲韓膺。胄作枝巢詩。建安間在會稽。一日語伋云。先得兩句。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杙埳危中壘。高聳塚中雛。未知後成篇否。若溪漁隱曰。元恠錄云。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卽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人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人摘耳。處度此詩。殊不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烏得便謂商山老。每橘有二老人。亦烏得謂之同居也。若東坡洞庭春色賦云。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謝無逸詠橘詩云。巴邛清霜後。獨餘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世士。退藏務深密。皆善用事無疵病。可指擿也。

陳履常

復齋漫錄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後又寄黃充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蓋無已得意。故兩見之。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玉山過彭門。而無已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佐酒。無已作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倒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各自

羞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腴艷發。殆不類其爲人。無己清適。雖鐵石心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腴艷發。過於梅花賦矣。茗溪漁隱曰。乙酉歲。余歸茗溪上。才獲復齋漫錄。見無己小詞。因筆之。

茗溪漁隱曰。履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與溫公進呈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共相脗合。豈偶然邪。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翦綵爲人。或鏤金薄貼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無己立春詩云。巧勝向人真耐老。衰顏從俗不宜新。更覺其工。茗溪漁隱曰。余閱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翦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貼屏風。亦戴之頭髻。以識新歲更始。所云止此。卽無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復齋以無己詩有衰顏從俗不宜新之句。遂牽合撰此九字。亦誣甚矣。

文昌雜錄云。立春日。賜三省官采勝。各有差。謝于紫宸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爲人日。家家翦綵。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髻。今世多刻爲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引釋名。華像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誡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繪。加飾珠翠。或以金銀窮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許彥周詩話云。無己賦宗室畫詩。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詞。丘園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罕匹其儔。

茗溪漁隱曰。寄送定州蘇尙書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兜牟。齊武帝戲周盤龍曰。貂蟬何如兜

整對曰。貂蟬生于兜整。履常反用此事。意言蘇公之才學。不當臨邊。然頗牧出于儒林。古人以爲美談。履常之言殊覺非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雁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六一居士汴河聞雁云。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幽怨羈旅。聞雁聲而生愁思。至後山則不然。但云。遠道勤相喚。羈懷悞作愁。則全不蹈襲也。

復齋漫錄云。漢臯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雁。凡物有羣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然予觀司馬文正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常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雁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意亦大非前句可及。當以張君所記爲失也。

晁無咎

復齋漫錄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淒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

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苕溪漁隱曰。無已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迫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譽也。

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于小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媿六朝宮掖體。無咎評樂章。乃以爲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慙慙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詞情婉麗。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尙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

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爲此輩發也東臯雜錄云予昔爲太學生暇日遊西池過道者院池上壁間見東坡題詩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真個解催詩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咎一聯云雨園鳩逐婦風徑燕將兒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至鸚喚銀屏睡起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墮繚繞金環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惜惜意空作江邊解佩情何寄

張右史

復齋漫錄云。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陽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復齋漫錄云。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文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茗溪漁隱曰。夜涼江海近。天闊斗牛微。張右史集中佳句也。備成集中亦有之。蓋誤收入。非東坡所作。李太白有云。天清一雁遠。文潛有云。天形一雁高。二句俱工。未易分優劣也。

金石錄云。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爲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以爲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茗溪漁隱曰。文潛有昭陵六馬詩云。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飈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擾萬鴛駘。秦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豎子。縛取如提孩。手持掃天帚。六合無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材。惟時六驥足。續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文潛得意筆也。

溪堂居士

復齋漫錄云。無逸嘗于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燈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年相見畫屏

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爲苦。因以泥塗之。復齋漫錄云。晉許遜爲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爲害。旌陽與丹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無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塔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昇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搖撼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夫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橫山打狂虜。

張芸叟

復齋漫錄云。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乍成春服。乍熱醲醑。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着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岩冰春拆。迅逸不可言。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懣。仔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履。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世以爲知言。余謂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邪。

茗溪隱漁曰。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已嘗行于世矣。余舊錄得百衲所作詩評。今列于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徑。言謀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尙墮

在元妙窟裏。東坡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先。凡古人所不到。發明殆盡。萬斛泉流。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難以滑稽。故罕逢醞藉。章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疎。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丰骨。而翻出清新。方似學語之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右此十四公。皆吾生平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閑得而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

王仲至

復齋漫錄云。仲至與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閑燕堂。卽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底暫回春。欽臣已聞壁月暖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愧紅韃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此境何時再問津。觀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卽愁。滿袖塵埃何處

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四

張天覺

復齋漫錄云。天覺旣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于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士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于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茗溪漁隱曰。東坡有云。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亦佳對也。

茗溪漁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巒。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鳥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亂一統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莽卓。岩谷死伊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用。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朝廷。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利之輩。雲喻諂佞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謂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覺範禁巒云。杜子美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風俗。如

三絕句曰。楸樹馨香餘釣磯。斬新花葉未應飛。言後進暴貴可榮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言其恩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時。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蒙以養正。瑾瑜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諂諛不知媿恥也。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噴不出迎。言唯守道爲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作之。如韓稚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閑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以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時公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州。覺範圍遊天覺之門。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唐子西

苕溪漁隱曰。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于敘事實。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善于諷誦。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栖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矣。

苕溪漁隱曰。晚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用李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樂天有云。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

句也。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爲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爲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略如此。余後因讀外史。構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貲產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爲詩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伯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當矣。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韓子蒼

詩說雋永云。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置子蒼其間。韓不悅。而蘇黃門初見韓詩。自云。惚然再見儲光羲也。茗溪漁隱曰。余閱巖城集。有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

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

復齋漫錄云。子蒼嘗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復齋漫錄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游葆真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好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邪。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茗溪漁隱曰。東坡續麗人行詩注云。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東坡之偉麗也。

復齋漫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醒盃。醉中不得相親問。故遣青州從事來。晉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爲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酒云。上饒籍甚文章守。曾共紫微花下盃。鈴閣晝閑思老病。故交從事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者。詩說雋永云。王咸平黼爲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子蒼作咸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唐堂。又云。已向叢霄侍玉宸。竭來端爲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事。曾是仙中第一人。黃和固陵御製詩云。君王龍記楮加卿。卽其事也。

復齋漫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泉回繞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也。茗溪漁隱曰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絕爲葛亞卿作。皆別離之詞。必亞卿與妓別。子蒼代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爲雲逐畫橋。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鬢觸事羞。離筵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癡不解愁。亦佳句也。徐師川跋云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說盡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

茗溪漁隱曰子蒼題明皇上馬圖云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尙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余舊觀蔡天啓集中有此詩。竟誰作邪。

復齋漫錄云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最爲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塔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年少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茗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一進一退韻。如李師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于五言八句近體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尤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笑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髭鬚衰白盡。瘦地日攜鉏。蓋蘇夫在十虞字韻。胥鉏在九魚字韻。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

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茗溪漁隱曰。余贈銓選四十載。拙固有之。貧亦宜然。每以子蒼自況。屢哦此一聯。真余著題也。以陵陽集徧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班。陸沉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豈有葡萄博名郡。空餘苜蓿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絲許。正坐平生骨相寒。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言甫以詩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爲改兩字。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

茗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筴子詩云。看君眉宇真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韻在。清風兩腋爲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

陳去非

茗溪漁隱曰。去非舊有詩云。風流丘壑真吾事。籌策廟堂非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建明。卒如其言。九日詞云。九日登臨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語。又憶洛中舊遊詞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疎影裏。吹笛至天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載數詞。惟此詞爲優。

詩說雋永云。京師葆真宮垂楊映沼。有山林之趣。去非將罷尙符日。題其池亭云。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茗溪漁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蓋用王筠事。而楊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先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尙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本朝名臣

傳楊億爲文每官成一集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榮、冠鼈等集。

四六談塵云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子次輔。方宅大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周明老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云。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又見明老詩。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岡非故鄉。茗溪漁隱曰。余亦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五

本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光殿。宴罷歸院。多經叡武樓。故鄭畋酬通義劉相瞻詩曰。劉剛暗借鸞輪便。叡武樓中似去年。蓋以嘗與瞻同爲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公罷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故院云。雲間乍闕仙韶曲。禁裏還過叡武樓。蓋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正字以英廟諱蓋此四字。出于漢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汚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行撤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召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汚玉堂殿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茗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事始于

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畫景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一裊字最其所用意處。然章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楊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荅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眞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終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箠瓢不訴窮。張仲

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型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使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誤邪。

幕府燕閑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卽請守相州。苕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爲畫錦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太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爲人傳誦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蓋。御前賜出縷金花。坐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赴宴臣僚總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鬪閃鑠。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迺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東臯雜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壁間題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茗溪漁隱曰。荆楚歲時紀云。立春日。悉翦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詩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鬪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立春日帖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真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紀載此事云。臣鍇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沖元作皇帝閣春帖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尙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歷四年。仁宗興太學。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爲太學法。遂著爲令。傳者謂今五等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名。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爲學舍。太學西廡。卽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而齋不許燈。先生請於朝。乞勿禁燈。惟遣火者。以皇城法論。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談塵云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誠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預省事嘗以其間一人專掌書畫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皆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有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白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爲其嘗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顯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遷屯田郎中爲學士竇儼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以前學士職尤未重故滿三歲始遷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爲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爲優然制誥本中書正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宮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之員闕則事簡者兼遂削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蓋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爲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牀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坐于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氈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壓角舊儀煩閣老濡毫逋責費公移宋龍圖次道詩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或曰馮瀛王爲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定數以謂當制官辭頭疎數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集而分之故晏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後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憲公詩併及之此皆西垣舊事元豐宮制行遂罷潤筆今惟石刻官品物數尙龜於舍人廳

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喞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爲上。差誤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于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紀也。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

復齋漫錄云。亭亭畫舸係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平甫嘗愛而誦之。然余謂張特取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之句。菴溪漁隱曰。余以張右史集徧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竟未知孰是。

菴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蔡寬夫詩話。

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卽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夷季幼槃。或謝邁之字乎。比見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邁之字。無逸之弟也。其謝夷季卻別是一人。

四六談塵云。王荊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拳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十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諤上廣守詩。鱸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苕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爲第一山。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屏間。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有東坡行香子詞。後題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書小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鐫去之。余頃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尙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燕。相將歸去。淡涓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旣知道理。又無持祿固寵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議。于是以太學爲

無官御史臺。神宗謂舒亶曰：頗聞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

東臯雜錄云：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千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宗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衡州，素餌硫黃，至是疽發于腦，自嚼其舌斷而死。茗溪漁隱曰：余于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爲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塵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嘗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臯雜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渡綠蘿州，愛君挽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頭，詩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正與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滴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屬就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獨徐家地分乎？羣童各持松葉吮弄甚多，時有野叟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爲甘露，露自天降，而徧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

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湧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元祐丙子，渾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人皆以爲祥，及聞此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揖諸生遂歸。聞而歸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間始著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爲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申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歸省侍，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頗爲未安，因改爲三年之限。茗溪漁隱曰：雲齋廣錄亦載前詩，以洪浩爲餘杭人。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圖之，強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古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茗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羣公集，並無詠瑞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淺色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蒼蘆林。結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春雲入夢。東坡詞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荇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宣和殿裏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真善事。九秋霜露卻相宜。俚俗因此詩。遂號瑞香爲錦薰籠。余嘗嫌其名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詩亦淺近。子高別有古詩一篇。意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體格。其詩云。佳人在空谷。雙星思銀河。契闊不有命。盛時豈蹉跎。娟娟匡廬秀。如此粲者何。香蜜綴紅糝。寶薰罩宮羅。幽窗下團欒。微風自婆娑。寂寥千年初。戢戢蓬艾多。何階託方便。百金聘猗儺。赤欄青蔑舫。丁寧護根窠。泥沙亦天幸。扳聯入宣和。誰令蘭蕙徒。憔悴守岩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荇溪漁隱曰。木樨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宇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蘂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鷺峰子落驚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顧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陳去非有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万俟雅言有詞云。芳菲葉底。誰會秋江意。深綠護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岩桂。卻是因遺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仙藥。香外無香比。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醑醢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榼楂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

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未知也。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更爲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爲茂盛。

文昌雜錄云。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蕤。械樸也。凡其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烟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樞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蘊藻之類邪。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六

本朝雜紀下

呂氏童蒙訓曰。徐仲車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尙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懺。以散與人。至是得之於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王介甫方以李定爲至孝。故送壽昌赴審官。而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茗溪漁隱曰。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兒啼卻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穎谷封人羞自薦。日錄又云。淮南轉運司體量李定。嘉祐八年四月母亡。不曾丁憂。介甫以李定爲至孝。何其蔽邪。

復齋漫錄云。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聲息。未嘗不

在蜀也。與尙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以記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尙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四六談塵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尙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倣之。兼四六之義。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鞀鼓。非所施也。

呂氏童蒙訓云。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其弟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卽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

東臯雜錄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東海之義元祐初曾子宣爲守鼎新之賦詩云表海風流舊所聞青冥飛觀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簪履三千迹已陳極目烟嵐九霄近滿川樓閣萬家春由來興廢南柯夢且喜登臨屬後人

文昌襍錄云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有宓子賤琴臺爲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且有詩云琴聲久逐秋雲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既召還見于垂拱殿與呂資政同班殿廡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

許彥周詩話云蘇太監作文饒敖作鴻溝詩云置俎均羊豨峨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闕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四六談塵云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遽作彈文曰川猶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贈熊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在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橐事見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邪

東臯雜錄云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熙寧初荆公用事議論不合退居汶上題詩云燕子知時節還尋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傍簾飛嘗作昭陵挽詞云堯民喪考無生意杞國憂天有壞時聞道宗祧歸聖嗣一時收淚賀重熙其他佳句甚多

東坡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說降其首領見洞主蘇母家有神畫被服如士

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州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許彥周詩話云：晁無咎在崇寧閒，次李誠之長短句韻，以弔誠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脚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換，擺掉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荆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

茗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乘少豪逸，熙寧初遊京師，久不得調。嘗作書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亦非碌碌者。卽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卽召與語，嘉歎之久。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許彥周詩話云：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于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竇也。

復齋漫錄云：王深輔道觀文韶子也。徽宗朝，妄奏天神降于家，卒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耳。

嘗爲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詩說雋永云孫伯野宣和間爲中書舍人論麗人入貢所過騷動貶散官居于蘄州許崧老時爲給事中乃封駁曰孫傳山東野人乞從末減楊時可時爲省郎以詩送孫曰清議豈徒光四戶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能批敕太學無人爲舉幡四六談塵云孫伯野論麗人搔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國

茗溪漁隱曰宣政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輔也先君時爲宗學官從凡孝著遊學拱輔因有書來先君寄之以詩曰東輔書初至西宮夜正寒感時嗟阻闊喜汝報平安學耨知兼力辭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軒翥未應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茶麤詩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吳取此耳

茗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張先詞柳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

三山老人語錄云孫元中故事云好事多載酒殺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復齋漫錄云翟嗣宗尉臨淮頗爲監司所窘遂於臨淮館驛題蜘蛛詩其序云偶見蜘蛛因成四韻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外飛蛾亦懼他莫學螳螂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時爲發運過而見之召而誚責且戒以無爲浮薄因薦

之于朝云。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紀徐師川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住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聯也。

詩說雋永云。徐師川贈鄭公實謚詩云。平生不喜劉蕢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薰班馬香。鄭有詩集。其間與張嘉父唱酬頗多。茗溪漁隱曰。師川因鄭謚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亦多。如誰家竹可款。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贈張仲宗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題于生畫云。故山黃葉下。夢境白鷗前。此集中好句也。

詩說雋永云。丁未之春。汴清淮濁。錢遜叔登淮山樓詩云。華戎變氣俗。淮汴倒清渾。徐師川詩云。淮流漲後濁。汴水淺來清。

呂氏童蒙訓云。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稱僻。賦似相如止類俳。唯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復齋漫錄云。吳丞相敏十歲時。遊山寺賦詩云。古木霜根重。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半消沉。在真州時。贈吳正仲詩。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四六談塵云。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能太學叔雅之詞也。陸逸中德先宣和間。再爲中執法。嘗彈蔡條。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啓云。久居言路。評彈多權貴之臣。屢掌。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

居清國之詞也。師友談記云：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薦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賦，因筍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斲石遠林空，來涉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籀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薦卽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也勝絲縷誑蛟龍。短萌任逐霜刀重，美榦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筍斲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不愧蕻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奉親甘旨少，滿苞時賴故人供。茗溪漁隱曰：李方叔稱范淳父爲太史公，以其爲國史修撰故也。

茗溪漁隱曰：詩選云：朱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籀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前人有詠筍詩云：急忙且喫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苦筍云：煩君更致蒼玉來，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並蹈襲魯直也。

詩說雋永云：晃冲之叔用樂府最知名。詩少見於世，政和末先公爲御史，朱深明爲郎官，其謝先公寄茶兼簡深明詩曰：諫議茶猶寄，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會遠長安去，終臨顧渚居。大江清見底，爲問渴如何。

詩說雋永云：蔡攸入燕，其父魯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深慮，六月王師盍少休。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茗溪漁隱曰：蔡京知伐燕之役爲不可，胡不以告于上，但形于詩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歟。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

此乃模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是也。

四六談塵云。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奭文縝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卻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在揚州。草宗開封制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蔥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茗溪漁隱曰。閩中近時刊行詩話總龜。卽舒城阮閱所編詩總也。余家有此集。今總龜不載此序。故錄于此云。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郴江。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黃無實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詩。而記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甑破。貓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尙小師達祿須千。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證之。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搢紳間。而著以爲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窗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行干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茗溪漁隱曰。王周士和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嚴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都如在。盛夏釣臺風月寒。石敏若新蟬云。滿身美蔭抱高柳。問汝適從何處來。初寮集載其父投壺云。勢

如高捧金徒箭聲似連鑿玉殿籤皆善造語亦可喜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途幻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漫錄云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吾宋詩頌銘贊奇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爲篇引以爲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棟榱枅栱雲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貪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恥也茗溪漁隱曰六帖新書出于東魯兵火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緇素雜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類辨正古今訛舛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吾于叢話固嘗采摭云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章

卹公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教百兩章初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

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楊亦嘗稱卹公他日必爲公台厚遇之。

茗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爲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稱武夷君託化既誕則一鶴雛。

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既月乃落。二書所紀不同。予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正史爲是也。

東臯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生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攜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爲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僧。見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爲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嚮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攜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上。僦居菽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堂犬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尙書。

四六談塵云。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也。翟公巽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李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席大光罷參政爲潭帥。謝表云。暴揚之惡。初過于共兜。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特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直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好。烝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盒。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烝煉成。疑卽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餓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

道人之言。亟取丹視之。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卽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茗溪漁隱曰。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予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事。乃曾端伯得之。傳聞之誤耳。余于後湖集序。嘗言之云。不待訪丹砂于岫嶼。依羽人于丹丘。而羅浮之客。九轉之丹至矣。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答言。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哦詩結字。無復餘習矣。養直後以壽終。亦無他異。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宥知江寧府。遭火疑軍士爲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皆盡。宥令幕職方龜年作表。奏內曰。不意禍起蕭牆。覺生回祿。時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漫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于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于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此戲君爲尋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粧並倚欄。

若以荆公之言。則直方未免爲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詩說雋永云。石藏用。劉寅俱擅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山藥。京師爲之語曰。藏用篋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水。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過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旣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欲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爲述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羣凶相鬪。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今人之謬矣。

上庠錄云。元祐間。馬涓。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燾。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否。涓等哂之。燾復曰。何得是名。涓等設詭計以困之。曰。每試當預約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旣而私試之。燾請字。涓曰。第一句用將字。其時策問神宗實錄。燾對曰。秉史

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其它乎？後果爲第一聞者，服之因目肅曰：拔屣俟。

復齋漫錄云：劉韜始爲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爲之烘然。時郡推官泐檄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真縣尉。答曰：窮坑難滿，是推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爲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爲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啓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東臯雜錄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上庠錄云：政和丙申殿試，何奩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文昌雜錄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爲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爲答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七

大梅

傳燈錄云師住天台山梅子貞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師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尤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茗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天衣

僧寶傳云懷東游至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佛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情顯激賞久之

端師子

僧寶傳云端師子始見弄獅子者發叨心要則以彩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

升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帙日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尙。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早搵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宰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敍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擲揄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襍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山谷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莎衣未必貴。不肯換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靜鳴根。自來往。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茗溪漁隱曰。傳燈錄云。元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船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秀老用其事也。

參寥

復齋漫錄云。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涓涓波浪中。子瞻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

復齋漫錄云。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任之意。

茗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真處惠洪不善評詩其言豈足憑哉

洪覺範

茗溪漁隱曰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于作贊又襍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乎其詩有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卻立數諸峰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踪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比三門似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又爲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嶷爽見于言語文字間若于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冷齋夜話云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于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其詞曰城裏久偷閑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岩霜曉更凭欄滅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茅菴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復齋漫錄云臨川距城南一里有觀曰魏壇蓋魏夫人經遊之地具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真嗣緒不絕然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踪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作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春筍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花枝頻嗅

許彥周詩話云。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碁响。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清順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予見子蒼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即蟠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後兩句雖不同。無害。第落葉不知數一句。不可。蓋初夏間。未應落葉之多耳。茗溪漁隱曰。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惠詮詩。東坡嘗和之。云。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皆是也。子蒼之言。復齋之記。皆誤也。

緇黃雜記

復齋漫錄云。前輩好稱僧悟清詩。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之句。出于此。塵史云。劉氏傳記。載煬帝旣誅薛道衡。乃云。尙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公談苑。載僧希晝北宮書亭云。花露盈虫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爲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逮于薛矣。

復齋漫錄云。元豐末。張詵樞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卽席賦詩。

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遽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卽作前章云。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卻占東君一半春。巨濟不復繼也。後陳襲善云。我爲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

古今詞話云。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坡留飲于中和堂。僧仲殊與焉。時堂之屏有西湖圖。東坡遽索牋管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疊屬。巨濟辭遜再三。遂以屬仲殊。繼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東坡大稱賞之。茗溪漁隱曰。此詞首句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則是初無此西湖圖。姑言之耳。詞話乃云中和堂屏有西湖圖。可見其附會爲說。全與詞意不合。以此驗之。其以爲東坡作。亦必妄言。當以復齋爲正也。許彥周詩話云。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看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之所能彷彿也。

詩說雋永云。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似松。眞方外語也。

茗溪漁隱曰。予嘗愛政黃牛山中偈云。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長來此。造語平易。不加雕斲。而清勝之景。閑適之意。宛然在吾目中矣。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取瘦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宋之間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

權意取此。沈約登元鶴樓詩亦云。雲來片嶺黑。日下半溪陰。茗溪漁隱曰。癩可東溪集有詩云。僂步入蘿徑。綿延趣最深。僧居不知處。彷彿清聲音。石梁邀屢度。始見青松林。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淒風薄喬木。萬竅作龍吟。摩挲綠苔石。書此慰幽尋。復齋以爲瘦權詩誤矣。

茗溪漁隱曰。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癩可東溪集亦有霜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卽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絕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鬢。清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殊清駛可愛。

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座。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卽詣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尹笑曰。何希文惟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仍問其後事。師魯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尙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胸中歟。

茗溪漁隱曰。余讀劉興朝悟道發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

林長老總公與之語。七日始生信焉。卽取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整靜還擾。旣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囑。而達摩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證道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也須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雄漢。終日迷頭沒人喚。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來旦。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擡頭高着眼。徑寸不在蚌中產。靈利男兒薦得時。好笑渠腸欲斷。又有詩云。古今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獲圓通。片心豁去滄溟窄。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鏃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崖是此翁。

蘇子由云。聰禪師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岳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將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旣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礙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吞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眞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往高安聖壽禪院。余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吾今亦無以告子。余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道不可告。告卽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師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游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數如恆河沙。若溪漁隱曰。禪門須是悟入。方爲究竟。倘不爾。亦安能七縱八橫。去處自在也哉。余觀劉興朝見惠林冲老。冲爲焚香設誓。

曰。我法中自有悟門。若也以無爲有。卽是誑汝。吾當永墮無間地獄。吾將此身。設大誓願。願汝此去。堅信不退。他日有見。方表斯言。又龍門言。有李提刑者。將傳燈錄。白先師云。某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望一一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悟。始得。若有省悟。無有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祇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真得其要矣。

茗溪漁隱曰。陳體常答黃冕仲二書。敍學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也。體常又有頌六首。今錄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窮省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佛祖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明尤認影。巍巍獨步尙披衣。翺嗟會得照靈者。也道尋師得旨歸。其二云。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卽見卽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元旨。鶴唳猿啼顯妙機。有意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他日誦華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岩竹。今猶無恙。韶人肩鑲之。以爲過客游觀。北還至永州澹山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祐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空。予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資己用。茗溪漁隱曰。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

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公已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于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耳。予嘗手書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明珠圓。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東臯雜錄云。漣水天長寺。婁道者塔。靈爽甚著。行狀云。觀音化身也。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皆嘗召至京師。欲留之。不可。曰。臣與漣水人有宿緣。不歸。淮水必爲暴。漣人魚矣。許之。皆賜御筆。至今匣藏寺中。真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未決。命嬪御出見。師閱之。凡二百許人。皆無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與陛下主家計。真宗奇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貲。復歸。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師。遂告其徒。緣盡當滅。知軍疑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械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願。不若應火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中出白烟。自焚立盡。而目睛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淮岸。目睛舌根舍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卽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寶傳云。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儲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宿衛。尹京邑。以繫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卻。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

上笑曰。朕請而來耳。有頃至。輒升御榻。跣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暮晚。嗣息無有。期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東臯雜錄云。裴休與黃蘗爲忘年友。一日同行宛水上。見有駕柴車。過隄下。泥深牛憊。鞭之不已。休方止其鞭者。蘗遽曰。不可。不重打兩脚。時勸不得。四脚時不肯行。也好打。

三山老人語錄云。明州妙音僧法淵。爲人佯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丐錢于人。得一錢。卽欣然以爲足。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于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顧。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爲狂。又號曰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偃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答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嘿然。衆皆驚駭。一日忽于市相別。攜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爐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

東臯雜錄云。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戲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未云鴻舉下語。賈答曰。老道士這裡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覓話。誰知措大參禪。

東臯雜錄云。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葷酒自如。命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古人。

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涼傘禹曰雨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四六談塵云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霜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入蠻夷之風教遂亡父母之髮膚幾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嚮道便當合掌以擎拳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

回仙

回仙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聚會之時。嘗游兩浙京汴譙郡。嘗着白襪衫。角帶。左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攜手接武。終不成道。

茗溪漁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而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猶鬪危曲。江上看月華。瑩靜。有個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元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陸元光回仙錄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于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氣骨秀偉。趫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

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回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尊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浮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碁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醉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尙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于遠壁。須叟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托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何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于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致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頷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已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壁。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題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適在京師。于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言。無有不驗。

龍川雜志云。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邪。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托尸解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則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于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年。館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功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公笑曰。我姑俟之。

龍川略志云。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正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于黃白。嘗于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

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且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謹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內煨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且其色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謹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賊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時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灘而歿。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介祕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聰禪師善。密爲聰言。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茗溪漁隱曰。洞微志載葉生者。與前事相類。亦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禍。故回仙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也。此真可爲貪者之戒。

茗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卽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罄。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若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梁猶未熟。夢驚殘。尙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既可笑。亦可歎也。

神仙雜記

許彥周詩話云。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道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道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邪鬼邪。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晚川之陰。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翁欲歸。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傳云。唐未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通。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尙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綵繡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識量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奉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撲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啓戶。光庭欣然而入。但空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於方外。發迹游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爲國師三十年。楊氏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德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于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于此。茗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椀浸星宮咒水閑。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鸞翎頂更丹。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筇枝健拄菖蒲節。笏幘高簪玳瑁斑。新隱漸聞侵月窟。舊隣猶說枕沙灣。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鷗。海上使頻青鳥黠。篋中藏久白驢頑。手疎俗禮慵非傲。肘後靈方祕不慳。寶籙匣垂金縷帶。絳囊條鑲玉連環。常尋吳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易煮銀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攀。靜張棋局鋪還打。默考仙經補又刪。床並葛鞋寒兔伏。窗橫檉几老龍跽。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櫬。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聆耳響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晷難凋不死顏。蚤晚重建蕭鳴客。願隨芝蓋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邃。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見師道。持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眼。

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雁橋下。跌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見烟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士也。復齋漫錄云。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飲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婦人。粧飾甚古。衣亦穿弊。飢瘠雪色。而無左臂。右手執拍板。乃鐵爲之。唱詞曰。闌干曲。紅鸞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諸公怪其辭異。卽問之曰。此何辭也。答曰。此上清蔡真人法駕道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游人間。見諸公飲酒。求一杯之適耳。遂與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茗溪漁隱曰。夷堅志所記。與此小異。此仍少詞一半。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衲相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墮。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棲止。張生爲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果卿。往按之。貫身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臥不離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觀之。純臣稱其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衫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記之。互有不同。復齋漫錄云。熙寧中。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自星冠羽帔。縹緲見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修行。勿淪苦海。旣去。迪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

與妻隱去。郡寮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從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躬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文昌雜錄云。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偃。不能仰視。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爲酒費。書生曰。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背偃。書生曰。不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向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旣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于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復齋漫錄云。高尙處士劉臯。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作此言也。

鬼詩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徐通判李絢。有子年十七八。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聞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示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璣。明皇愛之。每隨游幸。璣常戴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墮上大笑。此事與前極相類。見聞錄云。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

出廚間與羣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爲怪。公呼問之。卽下塔拜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妊。羣婢戲之。自云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張君房脞說。進士謝肫寓居寶應。曉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搶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無處用。蚤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苦更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到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七字。更有二首爲異。至謂寶應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應東坡少游忘之也。

復齋漫錄云。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剽東坡樂章。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茗溪漁隱曰。雲齋廣錄載司馬樞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戀花詞一闕。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瀟雨。蟬鬢犀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處。淒涼明月生秋浦。

藝苑雌黃云。談苑載金陵之陷。有盧絳者。收散卒。由宣歙長驅入福建。以圖興復李氏。至歙州。州將龔儀先已降王師。閉門不給薪水。絳擊破殺儀。將至建州。敗于松溪。麾下散亡。朝廷以節鎮招之。遂自歸。時儀兄子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召穎與絳。面質曲直。穎舉手版擊絳。遂按誅絳。初絳舉事。夢一白衣婦人酌酒勸之。歌菩薩蠻詞以送之。歌畢。謂絳曰。他日當相見。峒子陂。絳私記之。及是伏法于京之西。峒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曲所載皆同。惟江南瑩錄獨異。謂白衣婦人爲玉真姓耿氏。以峒子陂爲孟家陂。無菩薩蠻詞。而有詩一首云。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尙恨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茗溪漁隱曰。余觀南唐書云。盧絳少病瘖。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卮酒。其詞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雀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畢。謂絳曰。子之疾。食蕉卽愈。詰朝求蕉食之。果瘥。迨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相見于峒子陂。絳仕江南。後歸朝會。龔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乃命誅絳。絳臨刑。問其受刑之地。卽峒子陂。有白衣婦人。姿貌宛如所夢。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夫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洞微志所記。亦與此同。南唐書三十卷。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記必審。當以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旣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箋。頃刻書滿紙。其警句曰。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文昌雜錄曰。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于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獻守陳。方

製小詞一闕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游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約可愛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九

長短句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茵苔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茗溪漁隱曰。元宗卽嗣主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爲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云。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鍾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徹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徹一池春水。于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茗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爲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徹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徹一池春水。于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卽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悞。惟南唐書與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

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難。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僅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茗溪漁隱曰。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詞云。煙條雨葉。綠遍江南岸。思歸倦客。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飛花正滿。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畫眉懶。蠻牋錦字。多時魚雁斷。恨隨去水。東流事。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暖。

茗溪漁隱曰。先君頃嘗丐祠。居射邨。作感皇恩一詞云。乞得夢中身。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棹。時與白鷗遊戲。畏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百歲何妨盡沉醉。臥龍多事。漫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又嘗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海立。千車萬馬。塵聲息。短棹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窗隙。我本綠蓑青箬笠。浮家泛宅。煙波逸。渚鷺沙鷗多舊識。行未得。高歌與爾相尋覓。

茗溪漁隱曰。先君嘗云。古詞有絳都春。有鰲山綵構蓬萊島之句。當云綵緜。余於前集誤以古詞爲柳詞。今正是之。

藝苑雌黃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猥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

則閨門淫媿之語。若以歐陽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游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閣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辭。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蚤行詞。頗自以爲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旣言匆匆策馬登途。滿目淡煙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闊。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顛倒如是。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茗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卽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有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而五人者皆已亡之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茗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間。眞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復齋漫錄云。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

事就中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魘。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鬢低髻。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游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游。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峰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游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華桐。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真語病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未句可見矣。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波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澹佇淨。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回坐久。疎星時度。

烏鵲正南飛。瑤臺冷。欄干凭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清樽素月。長願相隨。

茗溪漁隱曰。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辭。其首云。青煙霧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階臥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嬌。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涼冷浸。蕭蕭髮。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氣索然矣。茗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窗迥戲詞。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捲。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歎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泣盡西風。此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爲楊如晦作非也。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鬢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緋爲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于隨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苕溪漁隱曰。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于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北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爲讖矣。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潁。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邪。

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苕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

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己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那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徽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如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所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者。浣溪沙脚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涪翁作，晁無咎鬲角兒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者，爲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脣，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脚斗者，爲蘇叔黨作，皆非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卻是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盞，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邱子卽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瓘玉，鬢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爲飽禪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游，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復齋漫錄云：鄒志全徙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頸領髮髭，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黑黑。逸忘一句籥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髭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穆穆，身披一副懸裙衫，緊纏雙脚，苦苦要游南，聞

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領下髭髻鉢中無粥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卻重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徊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真與古人參今見故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尙依然遙知閑望登臨處極目江山萬里天志全完語也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如夢夢裏惺惺何處用盞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自志全元符間貶新州徽宗卽位以爲中書舍人乃未幾謫零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復齋漫錄云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腿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細柳輕窳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古今詞話云東都防河卒于汴河上掘地得石刻有詞一闋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麗欲命其名遂撫詞中四字名曰魚遊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之矣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纔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爲詩斷章云明日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記歸路若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

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體山谷語也。茗溪漁隱曰。東坡言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十二。曰。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花別時。殘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記。多是臆說。初無所據。故不可信。當以坡言爲正。

復齋漫錄云。鄧肅謂余言。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門盛唱小詞。曰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厮守。怕則怕。人來破鬪。雖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邪。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疆。啓敵國禍者。郭耳。非破鬪之驗邪。

茗溪漁隱曰。魯直書荆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云。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娟娟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因閱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余謂不若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爲勝也。

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爲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有遠韻。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圖畫者。而世莫之傳也。嘗以其詞增損爲浣溪沙。誦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煙波圖見歸。其致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鹿一身青。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茗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

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煙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擲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擲頭雖是船名。今以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爲改作綠蓑雨細。仲宗笑以爲然。

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之。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于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非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兩簌。子瞻之作。皆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茗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遠。寧爲一娼而發邪。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

此詞腔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爲不幸。橫遭點汗。吾不可無一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詭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鏡板行世。殆類是也。上庠錄云。政和元年。尙書蔡薺爲知貢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其詞。加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之地。手把懷兒摸。甚恰恨。出題厮撞。着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只是看得斑駁。駭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似年時頭效惡。待檢又還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尋着。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四十

麗人雜記

韓子蒼昭君圖跋云。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婿。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尙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故號明妃云。復齋漫錄云。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鬢負薪女。灸面謹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矣。茗溪漁隱曰。古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藝苑雌黃云。石季倫王明君詞云。延我于穹廬。加我闕氏名。闕氏單于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

傳曰。冒頓後有愛闕氏。生少子。顏注。闕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闕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闕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闕氏纔聞易妾名。歸期長似候河清。則誤讀氏字爲姓氏之氏矣。

太平廣記云。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珠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美色無益于時。遂以巨石鎮之。茗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臻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行前。宏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琰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嬌。王勣詠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艷曲云。清江歌扇底。曠野舞衣前。

許彥周詩話云。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詞曰。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卻除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鶯能子夜歌。晉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

茗溪漁隱曰。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箏篴。令侍飲。箏篴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果善箏篴。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爲仙官所追。如生所言。余觀吳兢樂府解題云。箏篴者。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候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立也。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箏篴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于臆說。則箏篴之始。當以漢武爲是。而空國爲非也。樂府有箏篴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箏篴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引箏篴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箏篴引。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敍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遣蒼頭賈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

茗溪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脣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淚。宦游如寄。且伴山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臯珮。將歸思。暈紅縈翠。細織迴文字。初寮用前事。以其漢上故事。然于送人之詞。似難用也。東觀餘論云。蘇蕙織錦迴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由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迴旋書之。讀者惟曉外。遠七言。至其中方。則漫不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余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弁首云。

茗溪漁隱曰。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迴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卽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所作。亦非也。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宴羣臣。嘗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壁友。情若嗅蘭人。計之必一英。

奇女子也。

細素雜記云。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盃。及旦。有書謝略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不能領。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焉。王平甫云。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世。夫人僞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游。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內人追遂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溼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素脰。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篋漫理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別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苕溪漁隱曰。余觀古今詩話。翰苑名談。皆載寇萊公侍兒倩桃詩二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怪辭。吾所不取。今但筆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束綵。歌者未滿意。倩桃自內窺之。立爲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

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東臯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在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茗溪漁隱曰。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巧韻于坐客。頃刻成章。卜筭子云。送我出東門。作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疎雨。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旣喪愛妾。而不能忘。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意隋堤柳。搓得鵝兒黃欲就。天色清明。斷勾。去年紫陌。先問今朝雨。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箇黃昏。與唐阿灰之詞有間矣。

茗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萵苣花。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

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祕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尙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

四六談藟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文云。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

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茗溪漁隱曰。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禁三月好風光。滿塔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眼淚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迴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爲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能自己。小草二章。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紗窗外一聲蟬。牽斷愁腸。懶畫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撥玉爐烟。其二云。畫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襲羅裳。女童來報新窳熟。安得良人共一觴。東臯雜錄云。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政。司馬溫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盃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乃笑而釋之。

東臯雜錄云。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球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于句端也。茗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爲句首。非林子中也。

復齋漫錄云。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卽席爲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詩說雋永云。夏均文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濁。妓壓畫船低。

苕溪漁隱曰。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慧中。善填詞。有姓戴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旣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苞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倍潛然。兩度朱幡雁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七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天。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盆尖。又記人作除夕詩。押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